陸奏約選

甲寅手選

御定陸奏約選

丁巳完營刊印

陸奏約選目錄

卷上

世宗朝甲寅以為善陰隲為本範銅為字俗稱衛夫人字是也我　聖上在春邸命宮僚校正鑄十五萬字是為壬辰字元年命關西道臣加鑄十五萬字是為丁酉字前後所鑄三十萬字並藏于內閣之鑄字所　御定八子百選朱書百選史記英選皆用是字印頒先是甲寅　上以陸贄奏議有裨治教　親選二十九篇刪繁就要以資乙覽是年丁巳夏更加釐校名曰陸奏約選命以丁酉字印進

卷下

陸奏約選卷上

論兩河及淮西狀

臣竊惟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或有傍遭詿誤内蓄危疑蒼黄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為姦逆以僭帝稱王也況其餘衆蓋并脅從苟知全生豈顧為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彼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

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闒濮胬肉搥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蔑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内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夫投膠以變濁

不卽塞其源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是以勞
心於源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
失者莫若靖本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
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臣謂幽燕
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
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
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代朔邠靈之騎
士言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
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
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

兵將之所非倚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悉詣軍營使諭同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其爲四所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陛下若罷無急賦市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變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爲亦將防患於未然是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唯陛下圖之

論關中事宜狀

臣聞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

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臣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

馭輕天子之大權也是以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其惠化則悅近而來遠也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未審陛下何以備之今之關

中郎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侯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臣竊為

陛下惜之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所遣六軍士馬悉令旋旆又降德音京城及畿縣所稅一切停罷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然後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陛下神武統天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農桑廢於徵

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急
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聚斂之
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緡錢夫婦畢
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羣情動搖朝
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言度弛
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悳任法以成理繩斷失
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
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
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多猜則羣下防
嫌叛亂繼起怨讟并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聖旨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膚淺允是占筭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天人之間影響相準人事理而天命降亂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惟陛下勤思為熟計為捨己以從衆為違欲以遵道為遠憸佞而親忠直為推至誠而去逆詐為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

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忌小瑕小愆俾無棄物焉斯道易知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夕警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奉天論當今切務狀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夫理亂
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
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
邦家乎然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
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
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
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唯當違欲以
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

意副惟新之言竊聞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含弘聽納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衆情之所病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徽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特加延接各使極言得失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

其意有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足致和平

奉天論前所奏未施行狀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

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

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
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
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
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喻君為舟喻
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也夫揆物
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
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

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
故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功則曰
明四目達四聰數桀紂之惡曰强足以拒諫辯
足以飾非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
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
秦漢暨于周隋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與堯舜
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
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
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

火此歷代之元龜也臣請粗舉近效之九章章
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
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
於九歌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夙興聽理日
旰忘勞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
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
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
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
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憂議息
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每台宰相平章必遣

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命甄
升聽一諫必加褒錫故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
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
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則人心
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
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
澤在人先範垂裕率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
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𢀖
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

咎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
幾將傾邦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
間孽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
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
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
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貪權竊
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
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
之迂誕鬻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
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羡

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咈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

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性本仁恕
事多含弘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
人亦少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絶人倫武略雄圖
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君臣意乖
上下情隔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
自通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
億兆同憂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
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
之情偽盡知之矣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
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

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奉天請數對羣臣許令論事狀

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

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
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
謀獻納之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
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
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
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
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
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

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
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
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
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
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
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
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
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
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

庶有辭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
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
之所無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
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
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
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唯
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

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臣聞察邇言故能成聖化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詢于芻蕘洪範謀及庶人聖賢為理務徇衆心佞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

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爵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也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者兩情不通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者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

謟諛顧望畏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謟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之光景者喻億兆而無一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

千萬無一幸而得捷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以歸其欲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其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

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諫説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廢鑒足徵伏願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輕重自辨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妍媸自彰有犯顔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矣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

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
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
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
已格人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矣納
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
善以得聞其過為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泄彰我之能從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
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

切天下之不聞矣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惟陛下詳省所關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奉天論尊號狀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

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人既好謙天亦助順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夐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惜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

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居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

奉天論赦書狀

中書所撰赦文臣以爲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

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兹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蔟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悃伏聽聖裁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謨而忝參近待當陛下用兵之會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是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

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露處郊畿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徇主忘家臣子常分退陪輦蹕曷足甄稱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

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

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廚法失人誘姦聚怨今之
瓊林大盈皆云創自開元税賦委之有司以給
經用貢獻歸于天子以奉私求侈欲萌柢終以
餌寇陛下嗣位之初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
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
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
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諸道貢
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

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
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患之
意是知吅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
可以誠意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寇
徒內防危堞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
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
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恚所無也今者攻圍已
解衣食已豊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其患豈徒
人散而已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

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陛下誠能器用不在過豐衣食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推赤心於腹中降殊恩於望外將卒慕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

緝拏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秪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端居則防飛謗欲戰則

恐分功齟齬不和必不兩全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拆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

疾惟陛下圖之

駕幸梁州論獻瓜果人擬官狀

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貟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守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癈權令之貟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突銛鋒者以是賞之竭筋力者以是酬之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

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

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
思孰免疑畏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
忿疾于頑伏願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
龜固不可納竪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姜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
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
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
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古語有之順
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哲后與王知

其若此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招直言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追乎顛覆猶未知非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癸辛拒諫飾非之慝協禹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孜孜訪納唯

善是求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蒭菲不以下體而不採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今公輔比於芻蕘蒭菲豈不優且重哉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固無及矣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愛而愛焉敬則顧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若以諫争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争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

矣一獲一失可不愼乎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尙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此天子之德也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淸其無爲之

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

之志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
誠者謂其遊說諭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
陳兌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
言進諫者憚其宣謗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
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
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
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
者處之大刑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
有不服竊料邪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跡
涉疑似亦望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償惠

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

興元請許渾瑊李晟等自取機便狀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上有掣肘

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秦梁
迴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
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
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
宜匪唯無益其損實多陛下宜慎其言以取重
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
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
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

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適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玆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

名頗符實事亦會時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
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
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難則
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臣忝搢紳
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
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必謂陛下溺愛
近習況該羣司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
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
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
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漢高之制服雄豪太

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旣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
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許揚乃至
攘袂指天拔劒擊柱偶語謀叛諠譁訟寃剡今
國步猶艱王化未洽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
非功固宜見誚且俟賊平甄錄非晚

興元論取散失内人等狀

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百靈降康
兆庶歸德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
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

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衒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

其不失先後之宜也當今所務宜遠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欝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

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

鑾駕將還論啓日狀

先須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啓日衛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褒斜峻

阻素蹄畏途緣側逕於巓巖綴危棧於絶壁或
百里之内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
遇積雨滯浸尋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
谷瀰漫往来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
遏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
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
滌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徽鸞
縱有億徒何所為用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
遥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
之食將如之何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儻迴睿旨少竢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謟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違中之難其事可徵阻命之

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蠡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杌隉艱屯實是寒心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歛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輿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

必為之歡被誠之動物乃至于斯由是姦回易
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覲
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天下之情翕然一
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
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
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有天下而
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
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
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
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
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
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如或昧於懷
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
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
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鋒鏑叛者不賓則
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
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困於杼軸而
思變士卒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

定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
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
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
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
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
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
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
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今皇運中興
天禍將悔衆慝飜心之日孽生改觀之時威則
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宥河

中滌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慮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滌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

理道不行者無之

陸奏約選卷上

陸奏約選卷下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愼柬乃寮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

而命焉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六品已
下旨授制勅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詔旨但從之而
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奏置循資格起居遺
補御史等官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至今不刊
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
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
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
宰之意者則莫致焉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卽
以上陳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

職宰臣叙擬臺省屬寮長官選擇一經薦揚終
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
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
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聖旨令
臣並自東擇不可信任諸司者宰輔常制不過
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徧諳多士理須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歘以暗投
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
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
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孰肯徇私妄舉以

傷名取責者爭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

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求諸物議孰免譏嫌

論嶺南請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玉毀櫝中是

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汙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狀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

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

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頹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而有司隘㥘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頹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撥之糧抑使收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

之勤苦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
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近者緣邊諸州頻
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不勞人不變法不
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
用唯於漕運一事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
年之糧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
至河陰来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
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来年請停五
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
萬石至東渭橋来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

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
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
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
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
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請支
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内及東渭橋開
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
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
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尚
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除度

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通計一百二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各量人户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來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

不憂所至之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論所宣事狀

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平平蕩蕩無側無偏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瘝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理國化人在於奬一善罰一惡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

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直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直則授受不明而愚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責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後之視今固亦如此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豈惟苗氏一族

存歿幸賴而已乎聖旨謂清慎太過都絶饋遺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絶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有乖理道或恐貪婪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賤苟或違道且猶知懲

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寮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

豐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禮記有九經其一曰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

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戎狄爲患自古有之蕳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兇獷曾莫

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
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
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
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曾莫知兵不銳而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
之不能去也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
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
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
業興周城朔方而玁狁襄秦築臨洮而宗社覆

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
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
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
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國家自祿山搆亂肅
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
是吐蕃吞噬回紇憑凌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
年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
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

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傾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蒐師徒深踐寇境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産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乗其所短必安強者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

此戎狄之所長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修封疆守要害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勝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

以邀其歸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

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慊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固當選鎮守之兵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

徼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来以為守備窮邊之
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隣
伍以戰闘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
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自非生於其
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罕能寧其居
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
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閒絶塞荒陬之苦
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
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

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来也咸冐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猶患遲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其弊豈唯無益哉夫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忠實擯抑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毁復紛然相亂公忠者直己而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倒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則疾徐如意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則疾徐失宜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勇廢爲怯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
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
級之制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之餘服役則勞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
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
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
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
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絶斯甚夫事業未異
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績藝劣而衣
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
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
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
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分閫責成
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
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夫兩疆相
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
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
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
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戎虜馳突迅如風飇

馳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又令度支和市耕牛就諸軍城募人至者家給耕牛一頭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

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来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一人為朔方元帥一人為河東元帥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户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蘒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如是而戎

秩不威懷疆埸不寧謚者未之有也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稍狀

田緒使節度隨軍劉贍送書與臣為其父承嗣撰遺愛碑文送馬稍以申情既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耻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

干宸嚴請頌遺愛徼臣隘蹋實憤于心謬承懇
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
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
未安事固難強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授所操
太息而止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辭答既無
拒絶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来書謹封進所送
馬絹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

備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禮著造士易尚養賢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

不考實而務傅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晃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進賢援能諫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遷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頃之輔臣鮮克勝任每有闕官愼擇上聞聖情未愜復命別求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咎齊桓不以射鉤而致

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
能復九敗之辱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
過遺才者衰亂之源陛下好善既切計過亦深
一抵譴責遂從棄捐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君
子約言小人先言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
口者未必智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
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
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意裁曲直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

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各任所能不務兼備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稱愜則付任逾涯違忤則責望過當所謂取舍違理之患也今之

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罷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

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省郎有五等之殊諫官有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舊例自有舛駁之異哉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

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
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
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此爲中道而議者暗
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一槩但曰官無其
人則闕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
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愼修計日思
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與
歎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苟
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
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

以及於斯乎聖人愛人之才應事之弊採其英
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奬之不滯人於已成之
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
官有業而事有終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
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甚速與甚遲
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恊輿謨久次當進
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
才彦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所謂循故事而
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
賢體唐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英邁之風

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厶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乃至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臣以待罪銓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

均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曰租調庸古者一幷

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
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
春秋之際已不能行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
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
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
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
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
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
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
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

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少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版圖隳

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以盪其貪風以紓其厚斂而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則異於斯

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塲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敺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望令所司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

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令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唯罪官司勿徵百姓根本自靜枝葉無

動困窮之中十又纔其二三矣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産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稽古

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
出繒纊布麻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
徵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宜令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
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
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
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
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

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紬者則事於蠶桑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户加稅闢田爲課績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厥後又督之以出

鄕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長人者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隣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来者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廉使奏課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

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令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州縣破傷多起於此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令或牽率烝黎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新畝雖闢舊畬亟蕪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令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撫骨瀝髓隳家取財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令或事有常限因而促之絲不容纖粟不暇春刲伊負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當令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

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户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户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户比校殿罰法亦如之田租常賦據額徵納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

數如此則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傜賦繁多徵收迫促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各隨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餧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水旱爲敗堯湯被之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

遺患能濟耳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入不饑饉貞觀初戴冑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歛儉則散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

多少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和糴便於當處置倉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

勵廉隅者也代理則其道存代亂則其制委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物不偏豐用不偏厚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矣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

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徹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論裴延齡書

易曰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書曰除惡務本去邪

勿疑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掊克斂怨以為德春秋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謂之四凶禮記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户部侍郎裴延齡者聚斂為長策詭妄為嘉謀掊克斂怨為匪躬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前歲司邦賦數月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陛下既頼羸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

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不敢告闕遂乃搜求市鄽追捕夫匠以勒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句句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云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

萬有餘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
為羨餘之費遂於左藏之内分建六庫之名意
在別貯羸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
天下為家國不足取之於人人不足資之於國
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羸餘復須別貯
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年逋欠妄云
察獲姦贓綜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
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抑制市人重困疲甿
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户寃叫徹於
蒼旻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

徇口腹哉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
靈夏新集之兵志猶未固頻勑度支令貯軍糧
延齡確言饋餉不絶陛下翻謂軍吏不識遂遣
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
之儲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其為蠱媚
曠代罕聞國之憲度會府是司内総轄於庶官
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
之源延齡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
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

倓其指揮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衢巷列層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斁法内則股肱耳目外則垣翰藩維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脅從遭其詆訶毀及家門入之狂險乃至於斯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

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乎陛下初
幸奉天赴難師徒倉黃奔馳饑凍內攻矢石外
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飆冒霜
霰踰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豈
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
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能使捐
軀命而扞寇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
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
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興誦興譏軍士始怨

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何患蔑資何憂不富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櫃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菑禍不及邦國者乎延齡兇妄流布寰區讙譁談議億萬為徒陛下試令參校所聞足鑑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

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
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
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夙蒙眷知惟在誠直綢
繆帳扆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
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虞觀陛下致興復
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
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
自默也

陸奏約選卷下